

## 翻譯之意象問題研究

徐慧韻\*

### 摘要

語言與文化有其內在的關聯性，透過語言的傳達，我們得以認識該文化之種種樣貌。族群之間因為地域之區隔，各有其生活方式與習慣，其語言的溝通亦存有內在的認同性。這種因生活文化而產生的對語言之內在認同性，並非能夠被翻譯所取代。語境的傳達與認知形成了所謂的「意象空間」，其所代表的是對語義的感受與再詮釋的認知問題。在此前提之下，翻譯一種非母語的語言，多多少少都會產生變化，這是值得我們研究探討的問題。

再者，全球化浪潮中是否除了英美語系，其他的語言都將漸漸式微而邊緣化？這是另外一個關於民族文化發展的問題。然而，既然歸屬於文化，形同中介工具的翻譯，並不是一種對等的傳輸，又如何能夠取代百千年發展的任一民族之歷史文化？全球化之浪潮打開了多樣化的流通管道，科技之發展更縮短了溝通的距離；然而一種語言的使用人口多寡，是否就決定了其存在的價值？透過翻譯傳輸中的意象問題，我們將進一步探討語言的作用與其存在之價值。

翻譯究竟扮演著什麼角色？帶來什麼影響？筆者將從下列問題來探討：

- 一、語言與文化之親屬性
- 二、翻譯之意象空間
- 三、華文與翻譯之發展

如果翻譯成為人類和平相處的重要工具，那麼這將是所謂「地球村」發展願景中的重要中介原素。

**關鍵字：**語言、文化、翻譯、意象空間

---

\* 法國巴黎第八大學文學博士，文藻外語學院法文系專任助理教授。

## The Study of Questions on the Image on Translation

Hsu, Hui-Yun<sup>\*</sup>

### Abstract

There is an internal bond between the language and the culture. We know the various aspects of the culture through the expression of the language. Due to differences in geographical locations, each cluster of people has different ways of life. Moreover,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s embraced by people has certain common characteristics and patterns. This was formed naturally by the cultural life. Translation cannot depict the characteristics. The image of the linguistic expression as well as the cognitive knowledge forms “the space of image.” This represents the question of the agreement on the perception of the direction and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image. Based on these views, translation of a foreign language which requires modifications to certain degree poses problems worth discussion.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of globalization, except English, are other languages to be marginalized and faced with the risk of fading away? That imposes the question about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people. Thus, the problem is directed towards the culture. While translation is like an intermediary, it does not represent a legal transcription, nor can it perform equal transmission. How can it take the historical place of a culture which has been formed for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years? The globalization opens the diversity of the communication; the scientific and data-processing development shortens the distance of communication. Does it mean that we have the right to decide which language has the right for its existence?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problem of the image of language which is essential in the translation, we will explore more the function of a language and its value.

What is the role played by translation? What can translation contribute? The author tries to elucidate these questions by studying from the three following angles: (1) the affinity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2) the space of image in translation; (3)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translation.

If translation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tool for peace among human beings, translation would be a vital ele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village.”

**Keywords: language, culture, translation, the space of image**

---

<sup>\*</sup>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rench Language, Wenzao Ursuline College of Languages, Kaohsiung, Taiwan

# 翻譯之意象問題研究

徐慧韻

## 1. 語言與文化之親屬性

當人類開始群聚之初就有了語言，只是尙未被規範而已。因為生活與溝通上的需要日益增加，語言的使用遂開始借助圖騰、符碼的東西來做紀錄，進而有了文字的創造，也促使語言的表達有了多元的形式展現。生活中所使用的器物、居住的環境、群體活動的公共空間等等，這些圍繞人類生活的硬體建設以及習俗、慶典活動進行的方式，自然地形成一個族群的文化。文化和語言雖不屬同樣的體系，然而卻是透過語言將文化的意涵傳達出來。語言的使用與創造，在人類生活追求文明與不斷進步之下，從單純的人與人之間溝通，進展到意義的界定與精神層面的傳遞，並持續擴充其廣泛應用的價值與其本體不斷演進的能量。

使用語言到進行翻譯的活動，是爲了將接受到的訊息，有形的或無形的，視覺的或聽覺的，重新詮釋與表達出來。在藝術的領域上，其實也是屬於一種「翻譯」的活動，只是藝術所使用的比較偏向於非文字的表達形式。在語言轉換的層面上來說，終究還是歸屬於訊息傳輸的一種表達方式。藝術語言並沒有像口說或文字語言，有著地域的區隔，但仍是企圖追求更完美的表達。口說或文字語言在人類生活的律動中，不斷演進、改善、創造，也是爲了達到溝通表達的理想狀態，讓人類文明進步、充實文化內涵、豐富精神生活，並用以記錄歷史之進展。當開始有了語言活動，即包含了「翻譯」的意味：理解傳達所接收與感受到的，或是對心理狀態與情感的描述表達。語言本體的能量，將會豐富「翻譯」的內涵，翻譯活動也因此有著複雜的多面性。

### 1.1 語言的能量

文字語言所展現出來的，除了共通認可的意義之外，在語句背後所感受的意象，有時正是引起所謂的誤會之根源。「人們用語言做爲一個溝通的工具，

其有口語及書寫的形式，兩者也會隨著時代潮流的變遷，衍生出難以計數的方式與技巧。各類行文皆有其書寫的規範與使用的語彙，在文學上也有體裁之區別；後者還有流派之分，繁衍出風格互異的文體。當文字尚未發明之前，人們早有說話的形式，各個部落族群有著屬於他們的溝通語言，地域不同發展出的語系亦不盡相同；生活在其中的人們，遂自然地將之用於日常生活，而成爲其所謂的『母語』。這也說明了母語是一個人最直接與自然使用的語言。每個國家雖有其所屬的共同語言或說『官方』語言，但因區域之隔或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導致『方言』的存在；所謂的『地方話』雖不盡是該國的國家語言，卻是那特定族群的母語。因爲文字的使用，語句的表達便產生了意義。單一的文字有其書寫的形式、說出的語音和文字的意義。文字組成的句子，除了字串本身的原義，有時還會產生所謂的『言外之意』。語言的表達，根據語調的起伏，也會有複義的可能性。地區環境的不同，發展的俗諺或流行語也不一樣。加上每個人的成長背景不同，對事物理解的方式也會產生詮釋上的差異。語言原只是一個單純的溝通工具，但因『人』的不同，讓表達出來的語言，不再只是單一的標準解讀模式，卻具有多重詮釋的可能性。加諸在語言本體的能量，除了文字本身的結構外，使用者扮演著其能量擴充的重要關鍵。」<sup>1</sup> 語言的表達，其實是一種動態的思維模式之轉化，所蘊含的能量在此前提之下，當然也介入了使用者這個個體的種種觀點認知。

在亞理士多德的觀念中，「語言不僅是爲了其所表達出來的，更是爲了其所生成的，一種與文明關聯的形式」<sup>2</sup>。亦即在群體的組織體系之下，語言漸漸具有了社會性，逐步建構出社會的模式與價值，形成一種文化的面向。語言的制約、規範與創造都是在人類生活中建構與產生。語言產生與創造的動力一如語言被需要的初始，「不但是因爲人類活動的需要，更是爲了闡釋表達心靈活動的種種狀態。人類因爲能夠思考，所以會不斷地對陌生的事物、不明白的道理或未知的事物尋求理解之道。語言演進與變化的動力，就是根源自這樣對意義詮釋的途徑。一方面也是因爲所謂的『缺乏』之概念，由於人類意識的驅使作用，開始對自我認知中不足的部分加以灌溉填充所謂的知識，這樣的途徑

<sup>1</sup> 徐慧韻。〈意象語言對翻譯之影響〉。首屆海峽兩岸“翻譯與跨文化交流”研討會－北京清華大學。2005年7月18-21日。

<sup>2</sup> Anne Cauquelin, *Aristote. Le langage*, Paris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0, p. 6. «Le langage, pour Aristote, vaut pour ce qu'il dit, mais aussi pour ce qu'il est, la forme du lien civil.»

導向了對內與對外擴充的行動力：對內乃是尋求自我的了解與成長，對外則是追求廣泛的認識與了解，以便面對社會人際關係，甚至到掌握世界變化之動向以及生命存在之意義」<sup>3</sup>。因而，在此對外拓展的領域中，廣泛吸收的外來知識與訊息，遂透過翻譯的途徑來達到追求探究的目標與滿足。經由「翻譯」，來填充缺乏的部份。相互作用下，產生跨文化的交流，也促使語言的表達有了多樣化的融合、吸收、創造與變化。

## 1.2 文化之意涵

在翻譯的思維過程中，因文化所產生的認知與價值觀念，或多或少都會影響到翻譯最終產出的結果。「該如何定義文化？聽起來是個抽象的字眼，透過有形的媒介或具體發生的事實，展現出來的型態就包含有文化的基調。每個民族皆擁有各自的生活習性、禮俗規範，乃至宗教信仰。在建築、美術與音樂上，藝術呈現的形式與風格也各有特色；而文字表達形式下的文學風貌，因語言與文化的差異，雖然都是有關人類生活的種種描述，卻也展現出風格迥異的書寫。當『現代性』的潮流興起，東西融合的風格與技術也隨著全球化的風潮日益興盛；現代都市的規劃，在硬體與人文面，所謂的傳統符碼也受到了相當的限制與保留。換言之，時代變動帶來的影響，直接或間接亦考驗著文化傳承的層面問題。文化一詞在西方有著以下涵義：在土地上耕作、耕作田園、獲得的知識總體、行動或思維的模式、社會群體的遺產、精神思想、道德觀以及同一組織成員的價值認知。在東方，易經上載有：『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錢穆先生認為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講『文化』意義的來源<sup>4</sup>。他認為人類文化有四大部門：『宗教、科學、道德和藝術』（錢穆 1986: 100）。總而言之，文化包含了內在的涵養、精神與價值，以及外在表現出來的形式、活動與機能。這些都是透過人類的行為、社會的型態與所處的自然環境，相互交流、作用、影響所生成。然而，要讓『文化』被界定並產生意義，就得借助語言文字來落款；相形之下，『語言』成爲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在所謂『歷史文化』記載的進行式

<sup>3</sup> 徐慧韻。〈語言創造與人類之互動性〉。赫德逝世兩百週年紀念研討會－臺北醫學大學。2003年12月6-7日。

<sup>4</sup> 錢穆。《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聯經出版事業公司，臺北：(1979)，1986，第99頁。

中，左右了『事實』與『價值』，『觀念』與『意義』，相互之間的辯證。」<sup>5</sup>所有世界上發生或正在進行的事，所有人類的活動，都是事件產生的一個事實；然而對這些事件、活動的事實，其所存在的價值為何？還是說應該如何去界定其價值？各方學術理論、意見以及經驗的不同，所持有的觀念互異，影響了對價值的判斷，也由於對於認知上的差異，產生意義差別的詮釋。對於這些事實、價值、觀念以及意義之解讀、理解、說明、詮釋，所代表的就是「翻譯」活動的存有現象。

生活中透露出來的文化訊息及其涵蓋的內在精神，經由人們內在感應的「翻譯」活動之驅使，意即對所接受訊息在腦中形成的「意象空間」其所產出意義的拿捏，藉用語言的工具或形式將之表達出來。語言在文字架構的鋪陳下，開始展開其本體存在的意義之旅。因為族群的不同、文化的互異與特質，導致語言使用的形式產生多重的變化，無形中加強了其客觀存在的事實下，語言被使用與被表達之主觀繁衍的能量。

### 1.3 相互依存的關係

語言本身即含有文化的元素，也因此任一種語文都有其不同的表現模式，其內涵也傳達出文化上殊異的特性。「假若我們說使用同一種母語的族群，擁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對共同生活的社會環境也有相當的共識。那麼，他們和使用不同母語的其他人，因為文化殊異，勢必或多或少在溝通與對事物的理解認知，會產生某種出入或是意見相左的情況。語言既然融入了人類生活，其所表達出來的也就代表了該族群文化的一部份。行為的模式，思考的體系，乃至視覺上可以看見的種種表現的形式，都成了文化的體系。用語言在溝通的同時，也傳述著文化的跡象。而當不同的語系接觸時，所承載的文化內涵，在交流下便不自覺地產生作用。我們會把對自己母語情境理解的模式，套用在對方所謂外來語的情境理解上。不同的語言，其語法系統也不一樣，語句形成與表達的方式殊異；這種移情『套用』的模式，常會導致誤會的產生，致使溝通不良。語言與文化是相互關聯的，其中包含對事物的認知與價值觀念。在人與人的溝通中，屬於同一語言文化的雙方，都有可能無法達到相互理解的程度；何況是不同的語言文化，不難想像要達到百分之百的對等理解，是一件多麼不容易的

<sup>5</sup> 徐慧韻。同註一。

事。於是，我們常說用相互體會的方式，互換角度思考之。要完全進入對方的情境是不太容易的，所以又要進入不同語系的對方之情境又多了一層難度。在理解的過程中，不也是在感受、揣測與思考！腦中浮現的『意象』，在詮釋的階段，正交雜著語言與文化的不同，所產生令人琢磨『產出語句』的意義展現。」<sup>6</sup> 那個對語言意義表達所感受到的「意象」，就是翻譯過程中的動態思維階段，面對不同文化交流下的翻譯詮釋產出，其所包含的層面已不僅是單純的語言轉換問題而已。

語言與文化的關聯像是人類社會群體生活發展之下，自然而然形成的不可分割之共同體。文化透過語言來傳述，語言藉由文化來豐富表達的內涵。既然不同的地域形成其特有的文化內容與特質，在跨文化交流的情況下難免觸碰到接納與排斥的問題。然而這個問題產生之前，首先是對異文化的理解與詮釋，在此過程中如何去達到對等的傳輸？或者儘量接近完整的再詮釋？似乎成爲「翻譯」在跨文化交流中首當其衝應該正視與思考的層面。因爲語言的不同，才需要翻譯來進行溝通了解；因爲文化殊異帶來語言表達藝術的豐富性，更加在跨文化交流中大幅提高翻譯的重要性。所有的交流雖然都要透過語言來產生意義，然而互異間的交流引發的先是感受到的東西。這個「感受到」的東西，就是在翻譯過程中，影響翻譯輸出其產出語句的意義選擇。感受所產生的「意象空間」，在「對等值」與「近似值」間權衡，試圖將原初的訊息能夠忠實又完整地重新詮釋出來。儘管「感受」沒有一個標準值，但是在翻譯上卻已存在一個客觀的依據—原始物件；因此，在所謂的理解上仍有一個客觀的標準，只是「對等值」與「近似值」拿捏的百分比，成了有如藝術形式具象與抽象的辯證。翻譯過程中感受的「意象空間」似乎比文字和句法還要複雜，這個因子又在人爲因素的控制下，默默地擴大其複雜中的變化性。

## 2. 翻譯之意象空間

語言文字的起始來自於與大自然的互動，創造來自於人類的本能及生活上的需要。從接受到的聲音、符碼、影像，再重新用語言的形式表達出來，人們在自己的意識下與所獲得的知識間，權衡從外在感受到的訊息再加以詮釋；其

<sup>6</sup> 徐慧韻。同註一。

蘊釀產出語句的語境傳達以及對感受內化的認知，遂形成了所謂的「意象空間」。在尚未以任何一種形式表現出來時，「意象空間」在我們的意識中活躍著對意義的拿捏取捨，這也就直接影響了產出語句的生成。在語言的翻譯上來說，其所代表的是對語義的感受與再詮釋的感受認知問題。翻譯過程中的「意象空間」是一種意義對等傳輸的追尋，也是在文化差異下謀求近似對等的語境拉扯。文字的意義與導出的語境，都會影響到翻譯最終的結果，並在感受上引起另一波的討論課題。

## 2.1 意義對等之傳輸

從一個語言到另外一個語言，在翻譯上首先要破除結構的限制，也就是說語言之語法問題。在語法結構的問題中，還要根據文本的類型，於翻譯的過程中做適當的調整修飾。再則是語彙的選擇使用，文字的組合配對足以影響語境的表現，意義的詮釋因而受到字句組成的控制。語言轉換中，意義對等的產出受到相當大的挑戰，語言架構是基本的問題，翻譯者對兩種語言理解與掌握使用的功力才是最重要的關鍵。所謂「詞不達意」，是對翻譯之目的語言欠缺精練的表達手法；雖然有了相對應的字彙，句子中的語境卻是「差強人意」。意義之對等傳輸並不是翻閱辭典中的語料庫可以解決的問題。翻譯過程中早已打破了文字所具備的「形」與「音」，這兩者是無法被對等地取代；剩下唯一的要素「義」，這個元素雖是建構在對文字意義的客觀認知上，卻有著動搖「認知意識」的能量。

談到翻譯的獨立性，原著與其翻譯之間的關係，我們總是以文本之比較來作為差異性的研究。從句法、詞彙、習慣表達方式，去進行差異性的整理，從中歸納出一個規則，來作為學習的規範；或擬定出一套語言轉換的模式，形成所謂的翻譯對等參考值。然而，這有如機械化標準模式的輸出，是否違反了語言創造初始的自由元素？是否強制要求語言轉換的僵化模式，剝奪文字建構下語境拓展的能量？任何一種語言都有其獨特性，「翻譯行為」其實就是破壞原狀。將翻譯之「目的語」的語言結構，強制取代被翻譯語言的原始架構，不也是一種「意識殖民」的手段？只是這個「殖民」不用武力佔領罷了！透過翻譯語言「殖民」的過程與方法，落實文化滲透之事實。語言結構下產生的意義，在原文與翻譯間開始有了距離，形成微妙的關係，意義之對等因而受到考驗。



翻譯，嚴格來說，其實是對原語言結構最嚴重的破壞；但就人類社會發展的文化與精神層面而言，卻具備有交流與刺激進步的輔助作用。

既然結構上的「形」與「音」之特質蕩然無存，那麼語言中「義」的質量便不可輕忽。否則，「翻譯」就無法成立！奧妙之處就在：如何轉述原作者之原意，使其在翻譯目的語的語境感受中，依然保留原初的意味。

## 2.2 近似對等之語境

從語言之本體性與結構上來說，在追求對等意義的轉換途徑時，基本架構全然改組的情況下，所求之「義」應只是不斷地往「接近原真」的方向去探索。一種意義的「近似值」，然而，這個近似值並不著眼於文字表面形式上的客觀意義，而是對翻譯語境感受形而上的近似意義表達。「異」中求「同」原來也是感受情境的轉移擬化作用，正所謂殊途同歸，在不同形式的展現中，求取感受認知的最大近似值，將翻譯的產出往感受效果雷同的最大目標邁進。

同樣的視覺符碼，在不同人的眼光中，會產生相似或互異的感受。一個文本，因為閱讀的人不同，也會產生不同的解讀。同樣地，一部作品可能會有不同的翻譯版本。「翻譯」可以說是非單一性且含有複雜層面的一個過程！就此「近似值」的觀點，黃忠廉先生引介《晏子春秋》中晏嬰用「橘」與「枳」的屬性生長來印襯其所提之「變譯理論」。他強調思維與語言活動，把翻譯做了如下的定義：

窄式翻譯：翻譯是譯者將原語文化信息轉換成譯語文化信息並求得風格極似的思維活動和語言活動。

寬式翻譯：翻譯是譯者將原語文化信息轉換成譯語文化信息以滿足讀者特定需求的思維活動和語言活動。<sup>7</sup>

這兩個定義之界定在於窄式屬於全譯，也是一般對待翻譯問題的看法；寬式屬於變譯，亦即他所發展的《變譯理論》<sup>8</sup>。後者在一般所討論的翻譯定義中，顯然有顛覆的野心，也算是一種創新的說法。讓我們先來看看晏嬰對

<sup>7</sup> 黃忠廉。《翻譯本質論》。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第223頁。

<sup>8</sup> 黃忠廉。《變譯理論》。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2。

於「橘」與「枳」影射的來由：

《晏子春秋》，〈第六卷內篇雜下第六〉，楚王欲辱晏子指盜者為齊人晏子對以橘第十：<sup>9</sup>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

左右對曰：「為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

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為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

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

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于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

王笑曰：「聖人非所與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由於環境的變遷，影響了果樹成長的條件，最後的果實在味道上遂產生變化。「橘」與「枳」的植種是同一個，唯因栽種的環境有了差異，導致成果殊異的改變。應用於翻譯的論述上，在概念上符合了同一個文本，因翻譯者語言與文化背景不同之影響，使得翻譯產出異於原著。也就是說，搬離了原來的文化區塊，不可避免地就會產生或多或少的質變。《變譯理論》所強調的變是全然推翻被譯文本的主體性，並加重對讀者的需求考量。變譯中的譯者必須跳脫語言的束縛，「解放他的“生產力”，同時要滿足有特定需求的第二個人(讀者)，突出有效供應」(黃忠廉 2002: 78)。這個側重讀者的翻譯論調，似乎有趨向「商業化」考量之嫌。依據讀者的不同需求，「“各取所需，按需變譯”應是變譯面對讀者的原則」(黃忠廉 2002: 80)。這個觀點似乎圓說了他所認為的「文化的社會有效性」(黃忠廉 2002: 79)，然而卻是以市場導向為依歸：

<sup>9</sup> 《晏子春秋》，(春秋)晏嬰撰。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全文索引參考節錄自：  
[http://hk.geocities.com/chinpcp/confucism/a\\_o.htm](http://hk.geocities.com/chinpcp/confucism/a_o.htm)

因為譯者無論怎樣表現自我，並非為了自娛，其目的是娛人，這個人就是“讀者”。文化的供需存在層次性矛盾，譯作的內容在需求層面上呈現出不均衡狀況。讀者的層次性，規定著價值取向的層次性，形成了不同層次翻譯需求的差異。如果忽視這一差異，忽視你的讀者群的類型，不重視滿足他們的需求，譯者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就成了無源之水，成了無的放矢。(黃忠廉 2002: 80)

解放譯文主體，不是為了解放譯者的生產力，意即對語言的創造力；而是加重在關懷讀者，其所謂的第二個主體。後者，在要求譯者「解放主體」的思維下，是否又違背了解放形同生產與創造的原則？因其著重在推翻文本，又必須考慮讀者的需求，那麼，這不就又回歸到譯者受限於市場導向的制約模式，翻譯是為符合特定讀者的喜好。然而，語言翻譯活動的產生，所依據之本體究竟為何？在變譯理論中，譯者之創造性是源自於「解放主體」，亦即重新組織譯文的結構，而且最好是破壞原來的完整性。於是，在其所定義的翻譯是一種語際轉換活動，指雙語轉換（黃忠廉 2002: 76）的原則下，那麼雙語翻譯之下，語言架構的起始原則與思維邏輯又該如何界定？他所說的「變譯」，是強調「異化」，也就是不相似、不相同，來區隔完整之譯作，亦即翻譯就是全譯的窄式定義。「變譯的形變是相對於其宏觀結構的變化，如体裁的變化、結構的變化、風格的變化等等。」（黃忠廉 2002: 84-85）對於這些被翻譯文本主體上的改變，在變譯的論說中是必要的，而且最好完全推翻文本之主體，揚棄所謂全譯的觀點。「變譯結果是譯述文字，信息量集中，邏輯關係明晰，語言凝練，形式簡約，基本內容無損，與原作信息核心相近，成了全譯的異化」（黃忠廉 2002: 85）。這個說法似乎比較貼近所謂「編譯」的觀點，也就是感受消化所欲傳達的重點加以編輯，然後翻譯者以其主觀的判斷選擇，再以譯文重新表達出來。當翻譯的類種不同時，所要考慮的技巧與取舍也會因此跟著變動。倘若將變譯的觀點用於看待文學翻譯，勢必歧見大於認同。大篇幅刪減原文的描述，或是過強的主觀感受重新編排譯文的次序，對文學作品原真風格的體會與意境傳達，是一種嚴重的破壞與扭曲。在這樣「變譯」的論點下，又如何能達到與「全譯」相映生輝（黃忠廉 2002: 86）？這與其所言：變譯成了全譯的異化，豈不矛盾？何況「相映生輝」較適用於翻譯活動中掌握兩種語言的條件

下，使譯文形同原作般精彩傳神。若單以譯本來論之比較，倘使讀者不識原文，方能分辨譯作之妙？又如何感受到相映生輝之妙境？如此，是否扭曲了原作意義感受下的廣大精神內涵？回到《晏子春秋》之上例中，其“似”，實味變也！「翻譯」若不重視原作的本體性，在語言轉換之實，便可進行「質變」的顛覆。從「翻譯」一詞的源起，到研究翻譯之面向，「變譯」的論調最終有可能變成「屠殺翻譯」：將原語言之文化特色，在譯語文化中做選擇性使用，並允許譯者主觀意識對其選擇任意做出增刪修補，將原語言所承載的文化屈就於譯語文化的社會有效性選擇，滿足讀者的需求；就某種程度來說，不也是對被翻譯文本與其內蘊文化進行「改造」之實？

翻譯活動中求取近似對等之語境，是試圖從語言主體結構轉換的困境中，力求語境感受上的近似值，當我們在對照原著與譯本時，可以讚嘆翻譯之「妙」，讓原作的精髓與生命得以在「另一個文化場域」繼續發酵與延續。透過翻譯活動，希望將屬於全人類的文化資產廣泛被認識，並在跨文化交流中產生「截長補短」的功效，促使因文化差異滋生的事端可以日益減少。假若以“似”之妙，進行個人意圖之滿足，“變”全以斷，訛傳文化本質以謀略「社會有效性選擇」之說，在語文翻譯的前提下，是否淪為「坐盜」之嫌？「今民生長于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晏子對楚王之釋，於此轉而體驗之，吾乃曰：「文化在地其意渾成，出境則變，域外變譯其居心盜耶？」**變譯**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將之列入翻譯技巧的一環，或是等同於翻譯的另一個「譯說」，其界定不但左右了翻譯內容，更會對其價值產生不同的評析，不得不慎重區隔。

意義之感受乃文化內在精神之傳達，詮釋轉譯的過程中雖有主觀意識的介入，被翻譯文本的完整性依然需要受到尊重保留。語文翻譯活動產生的「意象空間」一面思索著意義對等的轉換傳輸，一面力求近似對等的語境之表達方式，翻譯者的思維活躍於客觀的文本與主觀的意識間。語彙拿捏、創造，表達之方式、形式之選擇，「意象空間」對產出語句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更重要的是選擇產出語彙的最後定奪，因為一旦形於文字，意思就被界定，其象徵之意涵也就開始在時空中發酵，導引出千千萬萬之變化，甚至不可預期與不可掌握之正負面皆有可能的效果。

### 2.3 「意象空間」之主觀性

翻譯過程中，權衡於意義對等之傳輸與近似對等之語境，翻譯者在語言轉換的意象空間裡，對於所接受與感受到的訊息展開內化審思的作用。符碼的轉替、文字意涵的再詮釋、難以形於言表的隱藏語境，「意象空間」活動著對訊息認知的思考，進而予以下定義。「下定義」就是翻譯的原始癥結，更是問題之所在！首先，該如何定義「翻譯」？在眾多的研究中都有不同的見解：

翻譯（translation）是語言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指把一種語言或語言變體的內容變為另一種語言或語言變體的過程或結果，或者說把一種語言材料構成的文本用另一種語言準確而完整地再現出來。

10

這裡所強調的是*語言活動*，也就是說翻譯基本上是屬於一個動態的體系，把用語言組成的內容轉換成另一種語言的系統。當然，語言結構上產生的形式改變也就成了另一種語言的*變體*。然而，這個動態體系並不表現在表達出來的文本形式上，而是過程中的意象系統。翻譯在此意象系統的運作過程中，試圖找出對等或*近似對等*的語彙替代，重新建構出另一嶄新的文本。語言操作下的文本取代，是否就能夠準確地表達原作文本中所傳遞的訊息？

翻譯是一項對語言進行操作的工作：即用一種語言的文本來替代另一種語言的文本的過程。<sup>11</sup>

翻譯是用一種語言把另一種語言在內容與形式上不可分割的統一中業已表達出來的東西準確而完整地表達出來—Fedorov, A. V.<sup>12</sup>

文字架構上的「形」與「音」屬於客觀事實的既定規則，其「義」雖然也有被認定的客觀涵意，但潛藏在文字中的作用力卻有著變化的特質。那麼，Fedorov 所謂的*業已表達出來的東西*，是否能夠被翻譯者完整地感受到？

<sup>10</sup> 林煌天主編。《中國翻譯詞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第167頁。

<sup>11</sup> Catford, J.C.,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翻譯的語言學理論》，穆雷翻譯。旅遊教育出版社，1991，第1頁。

<sup>12</sup> 參見許鈞。《翻譯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第61頁。

而又整體地再表達出來？

所謂翻譯，是指從語義到文本在譯語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對等語再現原語的信息 —Nida, Eugene A. (許鈞 2003: 61)

Nida 對翻譯的定義中強調對等語，並著重在原信息的再現。所謂的「對等語」在語言結構上來說，根本是一個永遠達不到的任務；而「信息」本身就是一個抽象感受的東西，游動在符碼與意義之間。從被翻譯文本的語義理解，到翻譯文本的語境重新建構，意義產出的「意象空間」在翻譯的過程中，操弄著文字並試圖將表達出的語言貼近原文傳達出的信息。

翻譯就是轉換承載信息的語言，把一種語言承載的信息用另一種語言表達出來。—王德春 (許鈞 2003: 62)

翻譯是運用一種語言把另一種語言所表達的思維內容準確而整體地重新表達出來的語言活動 —張培基 (許鈞 2003: 62)

上列的定義中可見王德春先生側重的並不是對等的語句，而是透過語言所承載傳遞出的內涵。同樣地，張培基先生著重的也是這塊語言內蘊的精神。翻譯過程中，這個動態的語言活動，其實最難掌握的就是不顯於語言意表的內涵。文字語言雖是靜態的表現系統，但其所蘊藏意義之能量卻在意象系統中有著動態的作用力。

翻譯：把一種語言文字的意義用另一種語言文字表達出來。—《辭海》(許鈞 2003: 62)

翻譯：把已說出或寫出的話的意思用另一種語言表達出來的活動。—《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許鈞 2003: 63)

坊間出版的工具書中，對翻譯的定義仍是以語言轉換為主。關於語言形而上的衍生，就不像科學上有著等值的推理論據；相形之下，定義「翻譯」也就受到了語言本體形而上意涵其「非單一性」特質之限制。

在西方，對於翻譯一詞也做了名詞與動詞的區分<sup>13</sup>。關於動詞的部分：在語言轉譯上，強調的是意義與價值的對等。另外是將翻譯看作是，透過語言或藝術的形式，儘量直接表達的一種方式。而當翻譯的主詞是事物時，則代表著呈現出來的狀態描述。特殊用法下，翻譯一詞也代表在法院提起訴訟的意思。關於名詞的部分，概括地說，其實就是動詞的一種行為、活動或方式。將已在一個語言中表達出來的東西，重新在另外一種語言裡說出或是描寫出來。是以另一種語言表達原文的另一個版本。也有改編、改寫、編譯的意思。還有運用在所謂的機械化自動產出之翻譯，如透過電腦程式。當然也不能免除形而上狀態描述的意指<sup>14</sup>，譬如心靈的寫照、情感描述之轉換、移位等等。翻譯一詞因為表述的情況不同，也有涵意近似的「同義詞」可以取代替換，產生如下的詮釋：轉化文本的內容並保證其接受度與意義迴轉的可能性，是一種表達、呈現、描繪、反映、還原、搬移、改變、轉碼、拆解、指定、傳喚、延伸等等<sup>15</sup>。

透過這些對翻譯一詞的界定與延伸之意涵，可以理解翻譯所存在的「非單一性」。在語言架構下的文本與時空位移，除了原語言被改寫外，時空轉換下的多樣變數及其不可掌握性，或多或少都影響了翻譯傳輸的結果。許鈞先生從眾家定義中梳理出「翻譯活動在“是”與“似”之間呈現出了千張面孔」（許鈞 2003: 67）。翻譯是什麼？與翻譯似什麼？從本身語詞的定義探究中，業已導引了語彙追尋的路徑。然而，這個路徑並不只是看上去在「形」與「音」的形式變化裡，而是在顯而易見的「義」與其潛藏、延伸的「意指」之間，如何拿捏出一個適切表達的語境。這個被再次翻譯出來的成品，保有是與似原樣含混不清的感受，在意識中讓我們感受到彷彿如原樣真實的存在。那麼，關鍵其實就在翻譯過程中，掌握拿捏語言之人！

翻譯中之「意義對等之傳輸」以及「近似對等之語境」，其語言轉換的能力和對語義權衡的功夫，全歸結在翻譯者自身。然而，翻譯者這個個體，這個「我」，又該如何面對文本的詮釋、文化差異之轉換詮釋困境以及時空異動

<sup>13</sup> 參見以下詞典：Le Petit Robert, Paris : (1983), 2002. Le Micro-Robert Poche, Paris : 1989. Multi Dictionna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Montréal : 1997.

<sup>14</sup> 參見 Multi Dictionna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Montréal : 1997, p. 1445. 例句: Ces vers sont la traduction exacte de son état d'âme. (這些詩句正是他心靈的寫照)

<sup>15</sup> 參見 Larousse Dictionnaire des Synonymes, Paris : 1994. Dictionnaire des Synonymes, France Loisirs, Paris : 1993.

下感受的微妙變化？這個考驗關乎個體之學養與其所認定的價值取向。翻譯活動雖佔有強大的主觀認知，但譯者對於文化視野的接觸、了解與認識，相對地佔有很大的份量。加上時空轉變、社會型態變遷，面對大環境之選擇與判斷，這個「我」要能夠在潮流中經得起現象之改變，在翻譯活動中萃取人類生活與文化之精華，實非易事。但不論如何，翻譯活動確實豐富了生活與文化的內涵！

### 3. 華文與翻譯之發展

翻譯活動對於人類世界的發展能夠產生什麼作用？當我們不斷地「植入翻譯」，卻忽略「翻譯植出」，又會帶來什麼影響？由於全球化發展的趨勢，不同文化間的互動交流日益頻繁；資訊網路的發達開啓了無疆界的空間，交流變得迅速方便。翻譯活動，隨著人類相互的交流與經濟活動的拓展，也變得活躍與重要起來。在文化交流的前提下，對「翻譯」這一課題的思考，除了重視對其所賦予的意義與價值，更應具備寬廣的視野與胸襟。將翻譯之作用擴大，將語言意涵的能量凌駕文化之上，擴大心靈視野之包容力，讓翻譯行動起來，增進對差異化的了解，為所謂「地球村」的概念強化平和相處的氣氛。

#### 3.1 落實雙向翻譯

這裡所謂的雙向翻譯意指：「植入翻譯」與「翻譯植出」。前者是一般較常運用的面向，也就是說，我們通常將外文作品以母語翻譯出來。這一方面也顯示出語言使用表達的自然現象，對母語的掌握總是比較容易，在修辭上的運用相對也比較能夠順如人意。後者是將母語文字建構的作品，用外文翻譯出來；在外語使用表達的功力要求上相對提高，特別是在不同語言思考邏輯影響下的語法轉換。

以文化面來說，對同一個文化認同的人愈多，其所形成的共識與凝聚的力量就愈大。因此，當「植入」大於「植出」時，一方面也意味著接受外來影響的比重就愈大。文化內蘊中的思維模式，因為翻譯活動，或多或少對譯語文化的內部產生影響作用。

「翻譯」應該以商業化做為第一考量呢？還是以增進文化認識，促進去蕪



存菁的正面交流為重？既然翻譯活動在全球開放的經貿往來下蓬勃發展，難道爲了要遏止所謂的「文化侵略」，就進行「變譯」論述中社會有效性選擇的作用考量？還是以「變」之理，用於翻譯技巧上藝術性的展現，促進翻譯活動中活化語言創作的能量？

將翻譯當成強化溝通的一種管道，把「植入翻譯」與「翻譯植出」的比例維持一定的平衡度，應是翻譯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目標。假若翻譯工程也能列入國家政策與預算考量，擴大執行面的廣度，落實文化交流的平衡發展，相信「翻譯」的功能將是無可限量；對於「文化侵略」現象一說，也將日漸破除，繼而落實文化的融合，促進人類和平之發展。

### 3.2 「世界語」的可能性

如果從語言的起始和社會組織發展來看，因爲有一群人共同生活，說相同的語言，相互了解認識，從生活中陸續建構出屬於他們的社會文化：活動的方式、慶典、宗教信仰、價值認知等等。這說明了講同一種語言的人們，有著共同認定的文化。那麼，「世界語」的形成，是否要先有一個全人類共同認定的文化？地域區隔的事實，造成不同的文化展現，說話溝通的語言與所使用的語彙都不一樣。文化包含的內容相當廣泛，甚至連人類的行爲與思考模式都屬於文化的一環。語言不同造成溝通上的隔閡，文化的殊異產生理解上的誤會。當前市場經濟導向所促使的全球化之經濟發展，科學技術所帶來突破性的開發與試驗，資訊網路所產生的無國界限制和前所未有的蓬勃交流，說明了不同的文化之間，已經開始產生相互交流的互動作用。單從這個角度來說，以文化的交流來促進不同族群間相互的認識與了解，漸漸達成並建構出所謂的「世界語」，彷彿不是一件不可能達成的任務。

以落實雙向翻譯的觀點來看，不同文化間的差異得到理解認識，必然漸漸形成文化之認同。在「認同」的協調作用下，共謀發展所謂的「世界語」之體系，相信也將不會是一個永遠達不成的目標。在 1887 年一位波蘭醫生 L. Zamenhof 就曾提出了此一概念，名爲 Esperanto<sup>16</sup>，也是抱持希望之人的涵

<sup>16</sup> Espéranto n. m. (part. prés. de *esperi*, espérer ; littéralem. « celui qui espère », employé d'abord comme pseudonyme par l'auteur). Langue internationale, lancée en 1887 par un médecin polonais, L. Zamenhof. *Larousse Encyclopédie* trois volumes en couleurs, Paris, Librairie Larousse, 1966. 世界語 Esperanto：世界通用的一種語言。1887 年由波蘭人紮曼赫夫所創，有 28 個字母，5

意，在當時有 28 個字母，5 個元音，希望能建立出一個共通語言的系統。雖然我們不解後續的發展，但以其原初所意涵的「抱持希望」之意圖，期待今日翻譯的發展，可以達成這個十九世紀末人類早有寓意的概念。

### 3.3 翻譯發展之願景

我們可以從宏觀和微觀的角度來看待這個課題：

微觀之，從「翻譯」本體出發，回歸到語言文字的能量；透過翻譯的活動，展現出創造性與藝術性。突顯被翻譯文本的內在價值，擴展延伸作品的生命力。重視被翻譯文本的領域規範，適度調整翻譯技巧之拿捏，使譯本能夠盡其性達其理。在此原則下促使語言表達更加多樣且豐富！

宏觀之，以「翻譯」擴展之目標，回歸到語言溝通的功能；透過文化交流，展現出包容性與特殊性。藉由翻譯活動來豐富人類精神生活之內涵，擴大族群的認識與了解。提昇文化本質的內在動力，促使「地球村」的發展邁向和平的機制，消弭戰爭與苦難。讓翻譯成爲拉近情感距離的一股動力！

總而言之，面對翻譯此一課題之「人」是重要的關鍵。當每一個「我」與翻譯關聯的時候，明辨主、客觀的本位與限制，在意義權衡的「意象空間」裡，掌握該盡的責任，圓滿翻譯的本質。「意象空間」雖是抽象又帶有形而上的特徵，但卻掌握了所有意義生成前的決定權。回到人的本位做思考，翻譯過程產生的「意象空間」，其「意象語言」在蘊釀時，是否也能考慮到三心：真心、用心、良心<sup>17</sup>？假若正面的回答，那麼，要透過翻譯活動達到宏觀發展的理想，該不會是不可能的任務了！

---

個元音，發音及文法都很單純。《中文百科大辭典 Grand chinese dictionary》，臺北，百科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讀者文摘遠東有限公司，1984。

<sup>17</sup> 徐慧韻。「意象語言」專題講座，文藻外語學院，高雄，2004年3月17日。以及〈意象語言對翻譯之影響〉。首屆海峽兩岸“翻譯與跨文化交流”研討會—北京清華大學。2005年7月18-21日。

## 引用書目

- 司馬雲杰。《文化價值論-關於文化建構價值意識的學說》。陝西人民出版社，2003。
- 余英時。《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總論》。台北：時報出版，(1984)，1986。
- 林煌天主編。《中國翻譯詞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 (春秋)晏嬰撰。《晏子春秋》。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
- 許鈞。《翻譯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 黃忠廉。《翻譯本質論》。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 黃忠廉。《變譯理論》。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2。
- 穆雷譯。《翻譯的語言學理論》。旅遊教育出版社，1991。
- 錢穆。《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1986。
- Austin, J.L. *Le Langage de la perception*. Paris: Armand Colin, 1971.
- Blanchot, Maurice. *L'espace littéraire*.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1955, coll. « folio essais », 1999.
- Bouveresse, Jacques. *Langage, perception et réalité, Tome 1 : La perception et le jugement*. Nîmes: Éditions Jacqueline Chambon, 1995.
- Catford, J.C.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Cauquelin, Anne. *Aristote. Le langag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0.
- Derrida, Jacques. *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67, coll. « Points Essais », 1979.
- Dictionnaire des Synonymes*. Paris: France Loisirs, 1993.
- Ferry, Luc. *Homo Aestheticus*, Paris: Le Livre de Poche, 1991.
- , *Le sens du Beau, Aux origines de la culture contemporaine*. Paris: 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 2002.
- Focillon, Henri. *Vie des formes*. Paris: P.U.F., coll. « Quadrige », 1996.

- Jimenez, Marc. *Qu'est-ce que l'esthétique?*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1997, coll. « folio essais », 2003.
- Herder, Johann Gottfried. *Traité sur l'origine de la langue*. Paris: Éditions Aubier-Montaigne, 1977.
- . *Histoire et cultures*. Paris: (Aubier, 1964), Flammarion, 2000.
- Larousse Dictionnaire des Synonymes*. Larousse, Paris, 1994.
- Larousse Encyclopédie* trois volumes en couleurs. Paris: Librairie Larousse, 1966.
- Le Petit Robert*. Dictionnaires Le Robert, Paris, (1983), 2002.
- Le Micro-Robert Poche*. Dictionnaires Le Robert, Paris, 1989.
- Merleau-Ponty. *L'Œil et l'esprit*. Paris: Gallimard, coll. « folio essais », (1985), 1994.
- . *Le Visible et l'Invisible*. Paris: Gallimard, coll. « tel », (1979), 1996.
- .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Paris: Gallimard, coll. « tel », (1976), 1995.
- Multi Dictionna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Editions Québec Amérique, Montréal, 1997.
- Peyroutet, C. *Style et rhétorique*. Paris: Éditions Nathan, 1994.
- Sollers, Philippe. *L'écriture et l'expérience des limites*.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68, coll. « Points Essais », 1971.